

&gt; 闲话

## 冬阳如蜜

□ 和兴燕

&gt; 往事

## 水缸里的旧时光

□ 曹立中

冬阳是慢慢踱到你眼皮上来的。先是睫毛的影子在眼睑下微微地晃,像水底细小的藻。然后那暖意便渗进来了,薄薄的,茸茸的,带着某种迟疑的温柔。你不必睁眼,便知道它正停在窗棂外,像一勺刚刚舀起的、稠而亮的蜜,颤巍巍地,等着倾注下来。是的,冬阳如蜜。这比喻是陈旧的,可当你真切地卧在这片光亮里,便觉得再没有比这更贴切的形容了——那是一种迟缓的、黏稠的、带着质地感的温暖,能一直熨到骨头的缝隙里去。

这蜜是有分量的。它不似夏阳那般泼辣地倾泻,而是沉甸甸地铺陈。老胡同的砖墙上,它铺成一片暖融融的、金黄的褥子。各家的被褥都请出来了,横七竖八搭在竹竿上,吸饱了这光的蜜,蓬松得像是会呼吸。你走过时,能闻到一种极好闻的、阳光与棉絮交缠的气味,那里面还拌着昨夜的梦、今晨的粥米香和主妇们拍打时絮絮的家常。墙根下,穿着臃肿棉袄的老人,袖着手,眯着眼,把自己也当成一件旧物什,摊在光里晒着。那光顺着他们脸上纵横的沟壑流下去,竟也像是陈年的蜜,滞深深的皱纹里,凝住了一生的霜与尘。世界在这蜜样的光里,忽然慢得没有了一

丝火气,只剩下毛茸茸的轮廓,和万物均匀的呼吸。

我童年最甜的蜜,是贮在外婆那只掉了漆的搪瓷盆里的。冬日午后,她总会挪一把藤椅,坐在朝南的屋檐下,就着这盆蜜做活计。有时是拆一件旧毛衣,灰蓝色的毛线在她指间一圈圈松脱,又被阳光照得起了细细的绒,像一团蓬松的、温暖的雾。有时是择一把雪里蕻,青碧的叶子在光里透亮,她枯瘦的手指缓慢地翻动,那光便在她手背上跳跃,映得皮肤像一层脆而亮的黄纸。更多时候,她只是那么坐着,手里或许握着一只温热的茶缸,久久不动。我趴在她膝上,看无数微尘在那一柱蜜也似的阳光里飞舞,升腾,静默地狂欢。它们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这问题在那样的光里,显得庄严而又毫无意义。时间仿佛被这光调得稠了,拉长了,凝住了。我只觉得安全,觉得整个世界都可以这样无声地、暖洋洋地融化下去。

可这融化终究是幻觉。后来,外婆没了,老屋没了。那盛着满满一盆冬阳的搪瓷盆,也不知所终。我住在高楼明净的玻璃窗后,暖气把房间烘得像初夏。我几乎要忘了冬阳的滋味。直到那个寻常的周末,我路过一

处未及拆迁的老院,看见一位白发老妪,正颤巍巍地想把一床厚棉被晾到铁丝上。一阵北风来,被子险些脱手。我赶忙上前帮了一把。那棉被吸满了光,沉得惊人。老人用满是褐斑的手,一下、一下,拍打着被子。噗、噗。那声音闷闷的,厚厚的,扬起的光尘里,有一股我阔别已久的、阳光与棉絮交缠的、活生生的气味。

我忽然像被那蜜呛住了喉。我仓皇地逃离,逃回我那窗明几净的、恒温的“四季”。可我忽然明白了,我们这一代人,用暖气、用空调、用一切精密的技术,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没有寒暑的堡垒。我们驱逐了寒冷,却也永远地失去了那“一盆”需要耐心等待、需要亲手去接住的、沉甸甸的“冬阳之蜜”。那蜜,原是须得用一整个季节的萧瑟来酿,用肌肤去感知冷暖的刻度,用长长的一个午后来虚度,才能在心尖上凝成的一小滴,琥珀色的、关于温暖的记忆。

我站在冰冷的玻璃后面,望着外面那个明亮却已无法真正触及的世界。我拥有着恒定的温暖,指尖却是凉的。我忽然无比渴望,能再被那样一盆浓稠的、有分量的、带着尘埃与呼吸的冬阳,完完全全地,浇透一次。

&gt; 书评

## 历史的真实、记忆与遗忘

——评读李朝德中篇小说《寻找道格拉斯》

□ 孙金燕

历史从来不是静止的事件链条,彼时彼事的真实,在此后每一个“今时彼世”的记忆乃至遗忘交错中,更多呈现为一个动态系统,在时间的迷雾中偶露峥嵘,却从未全然显身。这为艺术文本对过往历史的回溯与体验,预留出许多余地。

时间总是向前,历史究竟被谁记忆,以及被如何记忆,这是李朝德中篇小说《寻找道格拉斯》以“寻找”80多年前失踪的飞行员道格拉斯为名,尝试回答的问题。

小说发表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,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。与诸多反战作品相类,这部小说同样尝试跨越时空,回到历史现场。追随美国姑娘艾米丽·狄金森的一场跨国寻亲,奔赴中国祭奠在云西州惠县境内坠机的叔公道格拉斯·汉克,小说沿着祖辈的足迹重走了一段驼峰线,从中勾连多重历史记忆,诸如,战争亲历者道格拉斯·汉克的日记、书信材料所提供的个人化战争体验,战友汤姆·福克斯在后来的讲述、访谈中对战争的再现与回溯,以及纪实作品《驼峰航线坠机纪实》、美国姑娘艾米丽·狄金森的家族记忆乃至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记录、探寻与研究,以此探寻战争极致语境下暗夜中的人性、理性里的微光,希冀重新审视“世界—国家—战争—个体(我)”之间的关系。

精彩的是,《寻找道格拉斯》以一种特殊的战争“后记忆”讲述方式,将关于历史的记忆推向了当下语境。它回避开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,将故事聚焦于战争的一个小小“影子”——1943年驼峰航线上一架飞机的“无故”坠毁这一事件,不断拼凑出曾经被战争裹挟,又行将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的生命碎片,随着飞机坠毁而消失的机长道格拉斯·汉克、副机长杨正、报务员梁国栋,甚至是曾被道格拉斯领养战争孤儿“顾金昌”。其意图,不止于探讨那个在众多反战小说中屡屡被重提的命题,即战争如何介入个体生活并将其裹挟其间,不同处境中的人如何做出各自的抉择;更为重要的是,它要叩问当下,即当战争远去,当历史的亲历者、见证者都已不在人世之时,过去的真相与细节是否也在“寻找”属于它的受众。尤其在数字媒介驱动信息膨胀的今天,“寻找”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走向历史的隐喻,更是一次关于历史在当下时空的处境叩寻。

毕竟,受众对历史同一事件所持的相同、相异认知,也是导致对历史记忆、盲视与遗忘的关键致因。对于这场跨国寻亲,众人因不同立场采取不同行动,亟须“破圈”的云西州惠县文旅局关心的是“圈粉”,螺峰庄村长担心的是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即使是被委以陪同寻亲重任的文旅局小职员刘

升,最初的兴奋点也在“挖掘故事”“煽情、留下悬念”吸引网络关注度。随着对历史真相的发掘与深入,他转将目光投向苍茫大地,终于将对历史的功利消解于“命运”的辽阔抒情,“在阿纳达底村和远方的群山之间,一条叫听命河的河流从陡峭的山间奔涌而下,飞瀑溅玉,轰隆作响。再往山下去,地势稍微平坦,河流变得平缓温顺。再往下,听命河逐渐分叉,有些引入农田,有些引入水池,而更多的是注入汹涌激荡的怒江咆哮而去。”(《寻找道格拉斯》,《中国作家》2025年第7期)

令人意犹未尽的是,惠县文旅公众号因跨国寻亲视频而突破的九万“流量”,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态在视听这些历史的真相与细节,会如何关切那些“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”,又能否经由一个个可能性中的“自己”,看到身处历史中的“人”的境遇与命运。小说或许限于篇幅,未及深入这些问题以探寻一个答案。而行文至此,突然记起“抗战大后方与20世纪中国语言文学”会毕的2025年11月2日,雨雾天气致腾冲所有航班取消,只有昆航KY8322能按时起飞。同行的邓强教授说:“敢坐吗?”那一刻,我想起这篇小说的开头,“它是慢慢掉下去的,像泄气的马车轮胎那样慢慢陷落在凹下去的车辙里”。或许,答案一直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,因为过去从未逝去,它甚至不曾过去。

前几天,回乡下办事,看到了几只废弃水缸立在村口,虽然模样简陋,破旧不堪,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,不由让我想起儿时,那时人们喝水做饭、防火防灾都离不开它。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光泽,但它却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。

小时候,喝水、防火,都是用水缸储存水来救急。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,要去很远的地方担水,倒在水缸里储存。家乡干旱少雨,没有山泉水,只有涝坝(水坑)水。由于涝坝离家较远,需要用水桶去担水,每天来回担几次水,才能把水缸倒满。于是,水缸一方面解决一家人的喝水问题,一方面用它那宽容的大肚子,兼容着防火重任。

家里最早的水缸是用泥做成的,直上直下,口较大,很简陋,装的水不多,只能维持家里两天做饭洗脸的日常用水,而且单薄容易破碎,那时候是多子女家庭,用水量也很大,家里做饭烧的都是玉米秆之类极易引燃的东西。有次家里烧开水,父亲去担水了,嘱咐哥哥看着灶膛的火,结果哥哥走神和邻居家孩子玩打石子,灶膛里烧的玉米秆从灶膛里掉出来,落进了地上的柴火筐子里,把柴草燃着了,幸好路过的邻居看到,急忙拿盆子舀出水缸的水扑灭了火,所幸没有造成火灾。如果家里没有水缸,后果不堪设想。

其实,水缸在古代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,其中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九回就写到:忽然外面吵嚷起来,贾母等听了,忙问怎么了?丫环回说,南园子马棚里走了水。走了水,就是着了火的意思,但水缸当时不能称防火水缸,要称太平水缸,太平就是平安,主要用来防火。

父亲意识到防火的重要性后,就请人用水泥做了一个结实的水缸。记忆里,做水缸时,是倒着做的,口朝下,底座朝上,先用模子把水缸的模型做出来,然后用水泥一层一层厚厚地抹上去,等到晾干后翻过来,再把缸内用水泥抹平,打磨光滑,最后在阳光下晾晒几天后,就可以储水了。

这个水泥缸很沉,也很结实,再不用担心打碎它。但是它肚腹较大,一次要装很多水。为把这个大肚子水缸填满,就需要不停地去担水储存水。因此,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父亲就要求我们兄妹几个去担水了。过去那些年代,没有消防设备,储存备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后来,家乡进行了水质改造,打了机井,喝上了甘甜的井水,但井水没有通到家里。水缸仍然承担着储存家庭防火用水的功能。因此,担水还是每天的功课,只是此时的井水甘甜了许多,清凉了许多,担水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劲头。

后来,家家都通上了自来水,也有了消防水带。不用再去担水存储进水缸了,水缸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完成了它曾经承担的使命。

岁月变迁,时光荏苒,虽然水缸退出了时代舞台,它承载的岁月,却留给人们深深的回忆,尤其是它宽容大度、吃苦耐劳的情怀,不仅滋养了三餐四季的日子,也丰盈了热气腾腾的生活,很值得我们去回忆和品读。